



翡冷翠的人与人文

胡钰

一个外国城市有两个中国名字可是少有的，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是这样，因为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翡冷翠。如同中国古代人的名字有大名还有字，像诸葛亮，字孔明，如果这个“字”取得好，往往会与大名同样被人称道，因而孔明先生不但被频繁使用而且显得更有味道。同样，翡冷翠这个名字得于徐志摩之创意，为国人所喜欢，甚至被誉为最美的外国城市译名。我以为，这种美，不仅是因为“翡冷翠”的字面之美，更重要的是，因为其文字中蕴藉着佛罗伦萨这座城市的美的意境。这是一种具有浓郁历史气息的人文主义之美。

坐落在亚平宁半岛中部的佛罗伦萨，北边有米兰，南边有罗马，前者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者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力，而居于它们之间的佛罗伦萨，其影响力一点不亚于这两座城市，甚至于更具吸引力，究其原因，就是其强大的文化魅力，源于这座城市中曾经出现的著名人物与城市中数百年来弥漫的人文气质。事实上，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已经成为全世界艺术家心目中的圣地，也是全世界人文主义者心目中的圣地。

当我走出佛罗伦萨火车站踏上这座城市的土地，一眼望见的就是一座座古老的建筑，那种历史感扑面而来。当我在感慨时，同去的意大利朋友就笑着说，这可不是佛罗伦萨最老的、也不是最美的建筑，往前走吧，很快就能看到这座城市里真的历史与美。

由于来前做了些功课，我的第一站就选择了但丁故居。这位伟大的诗人1265年出生于佛罗伦萨，写作了长诗《神曲》，奠定了现代意大利语，被认为是文艺复兴的重要开拓者。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曾经表达了对但丁的高度评价：“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如此评价，表明了但丁承前启后的历史性

地位。

但丁还有一句话被国人反复引用，而这句话是转引自马克思。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最后，马克思引用了但丁的话：“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这是套用了但丁《神曲》中《炼狱篇》第五首歌中的一句话。

在佛罗伦萨古城中心的但丁故居里，可以看到但丁家族的图谱；看到地狱的图示，如



安静的但丁故居门前

倒金字塔般的九层，严格按照作品中的叙述，标注了灵魂罪恶的不同层次和名称；看到炼狱的图示，如正金字塔般的九层，也是严格按照作品中的叙述，灵魂经过不同层级的洗礼最终可以达到天堂。当然，最有历史感和冲击力的，是但丁死前的面具，让今天的观者可以想见近700年前的1321年但丁临终前的面容。

同去的意大利朋友看我在故居里很是激动，揶揄道，这里并不是真的但丁故居呢！只是后人根据他的叙述复原的。我说，尽管如此，但就是在这里，才可以最近距离地接近这位伟大的诗人啊！何况从1911年这里辟为但丁博物馆，至今也已经超过100年了呢。

紧接着的第二站，来到了圣十字教堂。之所以我要选择来这里，也是因为在这里能够近距离地接触许多伟大的人物。这座教堂兴建于13世纪末，用了100多年才完成。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尽管它的规模不是最大的，但其意义在于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人。在教堂外就可以看到伫立的巨大的但丁雕塑，凸显了但丁与这座城市、这座教堂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在教堂里安葬着几位著名的人物：米开朗基罗、伽利略、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1469年生于佛罗伦萨，1527年终于佛罗伦萨，一生的事业与思考都是在这个

城市进行的。他从29岁开始曾经有过长达十四年的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担任高级官员的经历，因而写出了旷世的《君主论》。据说，这本书已经成为几乎所有皇帝、国王、统治者们的必读书目，拿破仑在这本书上写满了批注。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主义已经成为专有名词。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不择手段的权谋之术，肯定者认为这是对政治规律的深刻揭示。但不管批评与肯定，大家都承认，正是在他这里，从人的视角而不是神的视角来看到国家、政治、军事。马克思曾经把马基雅维利与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并列，认为他们“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

其实，马基雅维利在晚年还写作了《佛罗伦萨史》，讲述了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从大约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492年的城市历史。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历史学的重要著作。作者以人文主义的笔触来描写这座城市，讲述不同阶层的鲜活的人的故事，也揭露了教皇及其统治集团的负面行为。

看着圣十字教堂内的马基雅维利的雕像，回想当年他的起伏历史，尽管遗憾作者因为政权变动没有能够继续自己喜爱的从政事业，但又庆幸于他

没有去继续从政，否则这些伟大的著作又从何而来呢？

在圣十字教堂外沉思着历史时，天空飘起了细细的小雨。于是，赶快转移。因为预订了参观乌菲兹美术馆的时间，就往阿尔诺河边走。顺着河边走着走着，眼前赫然出现一座博物馆，定睛一看，伽利略博物馆。我与同去的意大利朋友说，约不如撞，既然雨水把我们引到了这里，就进去吧。

仔细看起来，才觉得真是来对了，因为这里对佛罗伦萨的科学史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对伽利略在佛罗伦萨的一系列科学活动也有着细致的描述。展馆的设计按照不同研究领域，同时又兼顾时间顺序。看了才知道，1657年在佛罗伦萨就成立了“实验科学院”（Accademia del Cimento），这是欧洲第一家完全以科学为目的的研究机构，它的成立还早于“伦敦皇家协会”

（Royal Society, London, 1660）和“巴黎皇家科学院”（Académie Royale, Paris, 1666）。这所科学院按照伽利略的指导，对当时被普遍接受的以亚里士多德权威为基础的一系列自然哲学原理进行检验。1667年，实验科学院出版了《自然实验评论》，对自己的研究活动做了总结，在温度测量、气压测量和对土星的观察中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从展览中得知，17世纪初，

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把注意力转向海洋世界，希望同印度开展贸易，托斯卡纳地区由此成为海洋科学重要的中心之一。1646~1647年在佛罗伦萨出版了《论海洋的秘密》一书。由于美第奇家族对战争的理解越来越基于科学的基础，战场变成了科学的舞台，军事人员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先学会必要的科学知识。事实上，伽利略在为听课的贵族们编写的教学计划中就提出，现代的军事指挥官应该懂得算术、几何学、地形学、透视学、机械学。这种对战争的科学视角，也成为推动佛罗伦萨乃至欧洲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这个展馆让观者对伽利略的实验精神与独立的质疑精神有了充分了解，也对佛罗伦萨在科学史上而不仅是艺术史上的地位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从伽利略博物馆出来，几分钟的路程，就到了此行的重



伽利略博物馆中15世纪的世界地图

要目的地：乌菲兹美术馆。这里是欧洲第一家以现代艺术风格向世人展示的博物馆，早在1591年就有关于这里的描述说：“仿佛被包围在万紫千红的美丽景色之中……就像身处世界的巅峰……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年代久远的精美雕像，还可以欣赏高贵典雅的各种油画以及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

16世纪中叶，设计师瓦萨里在佛罗伦萨政府大楼基础上进行改造，设计出了后来的乌菲兹美术馆。这座美术馆有名，既是因为这里珍藏着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大师的作品，也因为这座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巧夺天工的大型艺术品，而且人文历史积淀深厚，曾经是但丁、薄伽丘演讲的场所。在这座美术馆里，能够嗅到佛罗伦萨的浓郁的艺术气息，感受到那颗属于这座城市的人文灵魂。

同去的意大利朋友看我从进门就迈不动脚步了，不得不提醒我说，这里有100多个展馆，如果想在有限时间最大限度地看，必须做选择还得加快速度。我想了想，从我有限的艺术知识储备里提取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提香几个名字，然后迅速开始了我们的精准观览。所谓精准观览，意味着只仔细看展览这几位大师作品的展厅，其余的则是快步而过或过其门而不入。

达芬奇被认为是“文艺复

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在乌菲兹美术馆，我看到了达芬奇的两幅很著名的作品：一是《天使报喜》，另一是《东方三博士的礼拜》，创作时间在1475-1481年间。两幅作品都是基督教题材，这也与整个美术馆里大量作品的题材是一致的。以至于在这座美术馆里，就这两个题目的作品，有好几位不同作者的版本。让人不得不感慨，中世纪以来欧洲最好的艺术品都是献给上帝看的，最好的房子都是献给上帝住的。作者在画作中有大量的隐喻性，通过解释才能意识到。比如《东方三博士的礼拜》背景中的残垣断壁暗示了基督降临时异教徒的垮台。从艺术手法上看，透视关系在两幅画中都有充分体现，比如在《天使报喜》中，托斯卡纳美丽的树林和山峰渐渐隐于远方。

米开朗基罗的著名作品是《神圣家庭与幼年施洗者圣约翰》，大约创作于1506-1508年。打眼一看，整个画面极具雕塑感。画面前景中，圣女从圣约瑟夫手中接过耶稣，三人就如同雕塑一般。而在画面背景中，干脆就画了五个或倚或坐在栏杆上的小裸体人物，如同古典雕塑一般。画作题材源于《圣经》中基督出生、施洗的相关章节，画框上还有展示基督、天使、先知的五个圆形窗口。

波提切利的《春天》在此

美术馆中具有盛名。画面展示了在花园中嬉戏的场景，中心是维纳斯，左边有三位翩翩起舞的女性，象征着宽大、包容，最左边还有一位戴着佩剑的小伙子，据说象征着智慧，右边有包括春风之神在内的三位女性，维纳斯头顶还有遮住眼睛的丘比特。整个画面洋溢着自由、快乐的气息，瓦萨里说：“维纳斯就像春天的符号一样，被美惠三女神以鲜花崇拜。”看了介绍资料才知道，在画面中的草地上，画了200多种鲜花，而且有许多只有在春天佛罗伦萨郊外的山上才有。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气质在这些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就被认为是全时期最性感的图像，而《生育女神佛洛拉》展示的就是一个丰满的新娘。徜徉于浩瀚的艺术品中，边走边看，边看边思，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5个世纪前的人文主义者展示源于人性与自然的美丽，探索源于科学与自然的规律，以此与中世纪神学的统治相对抗。

在这里参观，乃至在佛罗伦萨，看到听到最多的故事不仅关乎艺术，还有艺术背后的一个特殊家族——美第奇家族。这个家族统治佛罗伦萨三百年，不但富可敌国，而且对艺术极度热爱。从老柯西莫国王（1389~1464）开始，就大量赞助艺术家和艺术活动。他强烈



米开朗基罗《神圣家庭》

关注城市的艺术与文化发展，1444年创建了欧洲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由米开朗基罗设计建筑。美第奇家族的艺术基因一直得以很好地传承，甚至不少家族成员对权力与政务不感兴趣，仅仅喜欢创意与美丽，与艺术家们过从甚密。像文中提及的这些艺术家都受过这个家族的赞助与庇护。

美第奇家族不仅在佛罗伦萨有影响力，在欧洲也曾显赫一时，家族中曾经出过多位教皇。在乌菲兹美术馆中就有拉斐尔的作品《教皇莱奥内十世》。这位教皇本名叫乔万尼·美第奇，1513年被选为教皇。这幅画面中，教皇的绸缎长袍栩栩如生、闪闪发光，具有浮雕感，令人叫绝。事实上，乌菲兹美术馆的核心藏品就来自美第奇家族的收藏。而到了美第奇王朝的最后一位继承人路易莎

（1667~1743），她在临终前明确提出将乌菲兹美术馆作为“公共财产并且不可转让”，可以说留给了佛罗伦萨无价之宝，也给家族留下了无限美名。

美国历史作家威廉·曼彻斯特在其著作《黎明破晓的世界——中世纪思潮与文艺复兴》中认为，“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和提香之后的500年间，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与他们相匹敌的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功绩斐然的画家和雕刻家不会迎合大众的低俗趣味、年轻人的时尚和俗气的禁忌。政客也不关心这个。他们毕生致力于艺术化的表达，让时间去判断他们的智慧。”

佛罗伦萨也是这样一座城市，500年来，以其特有的人与人文，传播着城市的气质，让时间去判断城市的智慧与贡献。❖